

双塔



胡正留下的宝贵遗产

成一

胡正老师是有革命经历的老干部、卓有成就的文学家、在山西文艺界享有很高威望的领导者，是我敬重的师长。

“西、李、马、胡、孙”那一代山西文学前辈，对我们这一代从文者的提携、影响是很大的，我自己受惠尤多。这中间，受直接领导、一起共事最多的，还算胡正老师。我1983年调回山西省作家协会，不久胡老师开始主持新“独立”后的省作协工作。因此有幸亲历了胡老师如何举重若轻地带领全省文学界，在百废待兴的局面下迅速腾飞起来，促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文学事业的第二次大高峰期。

说“迅速腾飞”，不是套话。作协与文联“分家”后，胡老师开始主政，到1988年年底换届卸任止，也不过四五年光景。可这四五年间，成就了多少大事！例如：老中青几代作家空前团结，更空前壮大；几乎年年能有好作品在全国获奖；老牌《山西文学》进入新的黄金期，又新创办了两份刊物《黄河》与《批评家》；承办了沿黄河7省市作家参加的首届《黄河》笔会；得到省委支持，开始筹办山西文学院；组织开展对外国际文学交流；新建了多栋公房，极大改善了省作协机关创作及生活条件；在全国形成“晋军崛起”的呼声；省委、省政府也肯定省作协是全省最有成就的部门之一，等等。

说“举重若轻”，是我的真切感受，更是大家的共识了。胡老师似乎总是“羽扇纶巾，谈笑间”，就把工作做了，就将难题化解了。这当然因为胡老师有高超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艺术，有宽博的胸怀和人格的魅力，但也更缘于他的作风高风亮节。胡老师主政时，没有自己的办公室，也可能因为当时办公条件太困难吧；而他从来不用别人代写发言稿之类，则是一种操守了。他常说：“作家当领导，还要别人写发言稿，那不是丢人吗？”我所亲历的胡老师主持的会议，他都是在听取大家发言时，随手记些可取之要点，

也不多，总结会议时便出口成章了，记录下来，即是一篇贴切的出色的总结报告；有“干货”而无套话；出文采而破八股。代劳的秘书，岂能写出这样水平的报告！

而这四五年，正逢改革开放的启动期，一切都处在大变局中，敏感的文学更不例外。胡老师作为从延安走出来的老干部、老作家，处此大变局中非但没有不适应之表现，反而如鱼得水似地借得东风，无私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辛勤，将山西的文学事业推入新的兴旺期、高峰期。这是山西文学界的幸运。

我也分享到了这一幸运。那几年，我在胡老师的领导下，先后参与了筹办《黄河》杂志和山西文学院。我调回省作家协会，本来是想脱离政府机关那种事务纷扰，一心做专业作家。但回来后，胡老师领导的党组大胆启用年轻人，我也被“压上担子”，心里多少有些失望，那时正是创作的旺盛时期。胡老师几句话，我就无言以对了：“这是南华门的传统，作家都得分担工作。我和老西也想专心写东西，可工作总得有人做呀！”西戎老师当时是省作家协会主席，已任职多年。他们为工作牺牲创作多少年了，我还能再说什么？在筹办《黄河》、文学院以及党组工作中，我虽然以胡老师他们为榜样，尽了力，然远不能与之相比。

胡正老师以及马峰、西戎、孙谦等老师，都是资深的老革命、老干部，名满全国的作家，但他们都一样的平易如常人，不愿摆虚架子，不愿有官气，只是想将他们的才华与智慧，如和风细雨般施惠于他们钟爱的事业，这一如他们的作品。胡老师为我们留下了《汾水长流》这样的长篇佳作和许多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，他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良传统和高风亮节，还有他的人格魅力，他坦荡爽朗的笑声，这一切都已成为宝贵的遗产，继续使我们受益。

山西文学界纪念胡正诞辰100周年

时代浩荡向前奔涌，汾水长流涓涓不息。11月24日下午，由山西省作家协会举办的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纪念胡正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太原召开。中国作家协会、山西省作家协会、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有关领导，在并部分作家、评论家、胡正同志家属、家乡代表参加座谈会。

胡正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“山药蛋派”骨干作家之一，1924年11月21日出生于山西省灵石县城，曾长期在山西省文联、山西省作家协会工作，为山西乃至我国的文学艺术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。1992年5月，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胡正“人民作家”荣誉称号。座谈会上，参会者首先观看了胡正纪念视频，回顾胡正生平及创作经历，专人诵读了柯云路、成一等作家纪念胡正的文章，大家一起追思学习他的革命精神、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，表达真诚的崇敬和怀念之情。

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邢利民在致辞中表示，胡正是我省文学事业的优秀组织者、领导者，为山西文学的兴盛和青年作家的成长殚精竭虑，引领推动山西文艺事业传承有序、佳作迭出，为山西文学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要学习胡正以坚定的政治信仰投身党的文学艺术事业，继承他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的服务初心和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；弘扬他和“山药蛋派”作家的做人风范，打造新时代山西文学的高峰。

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李骏虎，结合“山药蛋派”研究专家杨占平撰写的《百年胡正》一文，追忆胡正光辉一生，重温胡正长篇小说《汾水长流》。他认为，胡正平易近人，毫无官僚气，总是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，举重若轻，有大将风度；有旺盛的创造力，宝刀不老，永葆活力，耄耋之年写出长篇小说《明天清明》，这两点非常值得青年后辈学习。

山西省文联主席葛水平表示，胡老采取先进的行动，成为写作群体的先驱和带头人，他告诉了我，面对生活要让自己拥有开阔的心胸、长远的眼光、超前的行动、朴素的情怀。

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杜学文认为，胡正既是文学事业的干将，也是作家们的知己，对文学作品的求新求变非常重视，他后期作品的风格、表达与前期有明显区别，是我们的标杆。

张不代、陈为人、赵瑜、杨占平、周宗奇、蔡润田、周山湖、段崇轩、张发、刘芳坤、罗向东、张卫平、杨遥等作家、文学评论家先后发表感言。

肖静娴

为文学鼓与呼要敢于纠错



卓一苇

回顾我的评论创作历程，既源于探索的乐趣，也缘于对文学发自内心的热爱。出于对当下传统文学出路的思考，我写了《怎么让严肃文学活起来》，投给天津的《文学自由谈》，侥幸得中。后来一发不可收拾，先后围绕山西文学现状、作家责编、创意写作热写了几篇，都被《文学自由谈》刊发。写好评语的同时，也致力掌握长评的写法，先后在《火花》、中国作家网发表。在朋友的建议下，我将目光转向本省，恰逢山西省作家协会打造“新时代文学晋旅”，于是我斗胆对7位省内作家一一作评，写成1.8万字的长文，引发一定反响。

我有这么几点体会：自我努力非常重要，如果不是花费了5年时间大量阅读中国文学经典、外国文学经典，我的评论视野不会如此开阔；机遇很重要，如果不是赶上“新时代文学晋旅”的推出，我不可能以如此浅薄的资历获得去鲁迅文学院学习的宝贵机会；真诚很重要，制约当下评论的既不是技术也不是理论，恰恰是敢为人先、敢说真话的勇气。

我所致力的是什么样的文学评论？首先，我想它是一种主要面向读者、作家的评论——读者愿意看、作家看得懂、批评家不认为低档，这是最理想的效果。它首先不同于学术论文，学术论文自有重要意义，但不应该代表乃至约等于评论，文学评论的传统是丰富、多元、充满活力。当然，学术理论也非我的专长，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是，如何把自己的劣势变成优势？那么随笔式、散文化的评论可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

其次，它还应该针对当下的，尤其是针对某些问题的。没有问题的评论不叫评论，指不出问题的批评也必然无效，一团和气无益于弊病的揭露、幡然的猛醒和奋起直追的提高。无论是哪个时代，无论是多么重要的作家，他们的创作都存在问题，只是鲜有评论家能达到伟大作家的思想高度，更毋谈超过。针对当下，提出不足，纠错和劝导，是文学评论重要的职责。

最后，它还应该是美的。尽管与其他文体比较起

来，文学评论的结构变式单调，但不是说评论可以不讲究修辞和美感。诗歌、小说、散文是给读者看的，文学评论也是给读者看的，没有一位读者喜欢文件式、正襟危坐式、唐僧念经式的文章，那么评论就必须追求自己的美感。这样的美感从哪里来？我想，主要是要汲取中国古代散文的营养，参考现当代散文的美感，力求做到准确、有力、洁净、优美。

文学评论是一项艰苦的劳动。评论工作者整天泡在书海里，闷在文字中，坐冷板凳，付出艰辛，可评论发表后面临的情形可能是——读者不理解、作家不买账、同行不认可。梁晓声曾说，当下的作家不容易，鲜花也少，掌声也少，那么到了评论工作者这里就是，既听不到掌声，也从未闻过花香。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因为只有艰辛的劳动才有可能产生优秀的评论。一部现当代文学史，其实可以看作是顺着评论的河床向前的文学大河，河床的走向决定了河流的走向。文学评论从来都是以质取胜，写好一段话、一句话，对每个字负责，是作家、更是评论工作者基本的职业道德。

文学评论没有界限，而评论工作者都有自己的家乡。作为一名生长在山西的评论者，当然要为山西文学的发展鼓与呼，这里的鼓与呼当然包括批评，毫不客气的批评才能带来山西文学的成长与繁荣。还要有与全国评论家一较高下的勇气，这里的一较高下当然是从文本出发，包括批评视野、问题意识、破题思路和命名的能力，尤其是命名的能力——这是区别卓越批评家和一般批评工作者的主要标尺。抱着这样的工作态度和目标，山西文学评论才可以走出去，才有能力参与全国文学生态重塑。这是一个远景还是近景，有赖山西全体评论工作者能否发自内心地全力推动。

激扬评论 繁荣创作

万千情思融入辽阔意象

——从两个角度简评落葵诗作

金汝平



西部风光(资料图)

一种当代诗较为开阔和奔放的气度，已初步显形。《在戈壁上看火车》《玛纳斯河》《酒醉后的兰州》等等诗篇，都是他留下的鲜活见证。可以这样说，新疆的美不胜收孕育了他的诗，而他的诗，通过他的特异角度，也重塑了新疆及西部的雄浑苍劲之美。对西部的赞美讴歌与沉思，落葵还只是开始。在这条路上，他还有更多风景要看、更多声音要听，还有更多诗意需要掘地三尺挖掘。

诗人是最多情的人。多情总是激起落葵追忆如烟往事，试图捕捉那难以捕捉的东西。我理解的落葵是惧怕孤独的人、逃离孤独的人。他写下的诗，具备双重性，既是他内在孤独的孕育之物，同时也以语言的神奇魅力反抗着孤独。孤独，提供某种隐秘的第三只眼，让落葵看清自己：这个曾在西部边疆游荡多年的年轻人，到底是谁？他追逐着什么？梦想着什么？最终又获得了什么？

穿越时间的重重迷雾，在对往事的追忆中，那些不可回旧的青春激情，得以呈现，得以在诗人热爱的言语中存留。父亲粗糙有力的大手，祖母的游鱼、南瓜灯、拖着长长尾巴的彗星，构成落葵生长过程的良辰美景和重大事件，同时也铸造了他刻骨的回忆。一个常常陷落在回忆之中的人，表面带着忧郁的表情，但他的内心实际是坚强的。因为回忆指引他回归出发点、爱与飞翔的梦，并从中获得存在的奥义与崭新启示。他将从回忆中重新出发，朝太阳迈着更矫健的步伐。表面上看，每位诗人都是在瞬间与刹那融入风影迥异的个体抒写，但真实在于，一旦书写，瞬间已成过去，刹那也成永恒，而一切书写，注定的对过去的书写。回忆对人的无限笼罩，谁又能逃脱？又有什么必要逃脱？在一团蓝色火焰的幽静飘飞中，落葵回忆着他的奶奶。这深情的、温热的、真挚的表达，献给他的奶奶，又何尝不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永恒的奶奶？那些沉湎于回忆的人是有福的，落葵是有福的。

这几年落葵勤奋而高产，在许多国家级刊物上常常露面。但在我看来，写出更优秀、更杰出的作品，比发表更为重要，因为它难得百倍。诗之珍贵，在于它从不是自在的、固有的，它是历经诗人之心、诗人之手呕心沥血的创造。忠实于自我最真的感受，是写作的第一条严格准则。否则，写与想的分离，必然导致大堆无关痛痒的虚情假意的轻飘空洞词句。那不是诗，哪怕这类东西流行而受宠，实际上它是诗最大的敌人。拿这段话与落葵共勉。

《悲惨世界》里的大爱

王虎山

用半年时间读完文学大师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，我陷入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之中，内心的激荡久久不能平静。

《悲惨世界》是文学巨著，时代背景是19世纪初期、法国大革命之后。整部作品围绕苦刑犯冉·阿让展开。冉·阿让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判刑，后因多次越狱在狱中关押了19年。狱中生活把冉·阿让变成仇恨社会的人，他找不到足以生存的温暖。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仁慈善良的主教米里哀用无私的大爱拯救了他。冉·阿让实现自我救赎，从此，一个罪犯蜕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好人。

《悲惨世界》众多人物之间的情感世界里，爱远远大于恨。爱是人类社会的主体，也是文学作品散发温暖的源泉。无处不在的爱深深打动了我的心，震撼了我的心灵。

米里哀主教与冉·阿让之间的爱是救赎与反哺，米里哀用他无我的大爱挽救了萍水相逢的冉·阿让，把濒临绝境的人拉回善良的世界。冉·阿让用他的自我醒悟和良知回归，以及对米里哀主教的感恩，开启了整部小说的大爱之旅。这种爱已经超越了爱的本身，升华为一种流淌于血液之中并为之倾尽一生的信仰。即使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，也丝毫削弱不了这份爱的分量。

芳汀对珂赛特的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。珂赛特早早与母亲芳汀分离，在泰纳迪埃夫妇那里度过了惨绝人寰的童年，到母亲死亡也没有再见到她。芳汀是悲剧性人物，情窦初开轻易相信轻薄男子的谎言，生下女儿后，被迫流离失所。为了女儿能在世上有很好的生活，她一味无原则地、毫不保留地答应泰纳迪埃夫妇卑鄙无耻的要求，把自己逼上了绝境，直至死亡。母爱大气回肠，唏嘘之余，是无奈与悲哀。

冉·阿让与珂赛特之间的爱贯通全书。这种看似父女之间的爱是单纯的也是复杂的。单纯在于俩人之间原本毫无关系，起初只是一种承诺，照顾与被照顾的关系，后来发展为情深意切的父女；冉·阿让为了这个女儿，可以做任何事，哪怕死亡。这是两个孤独的人抱团取暖相互依偎的爱，他们之间不需要第三人。珂赛特长大后，这种爱有了变化，单身汉冉·阿让执拗地想独享珂赛特的爱，因而多次破坏马里尤斯和珂赛特的爱情。当珂赛特的爱情尘埃落定后，他又冒着生命危险把马里尤斯从战场上救回来，生动诠释了父爱无疆。

冉·阿让对珂赛特的爱专横而又无私，对经受苦难的贫困者的爱是宽松豪放不计成本的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继承了米里哀主教的衣钵。

马里尤斯与珂赛特之间的爱是热烈而奔放的，是男女之间最朴实真挚的情感。他们经历了种种人为的或客观存在的障碍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很像中国的古典爱情。

《悲惨世界》这本书里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泰纳迪埃这个恶棍的儿子伽弗洛什。这个在贫困世界里成长的孩子，在善恶之间游走。他对两个流浪儿（实际是他的两个亲弟弟）之间的爱，强烈地触动了我。让社会到善良是社会的本体和主流。伽弗洛什对两个流浪儿舍去自我的照顾和关爱，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彼此不知道的血缘关系，而是因为两个流浪儿激发了伽弗洛什的善良。伽弗洛什在与他年龄极不相符的战争中，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勇敢，最后献出了年幼的生命。

埃波妮对马里尤斯的爱是执着偏激的爱。埃波妮是泰纳迪埃的长女，从小顽劣不受约束。长大后，一个机缘巧合，她爱上了马里尤斯。这是跨阶层的爱，本就毫无结果，但她义无反顾飞蛾扑火地爱了。她毁了马里尤斯，又在危难关头付出生命救了马里尤斯。无论怎样，她是值得袒护和尊重的女人。

阅读经典的要义是宏观而全面的，抛开《悲惨世界》史诗般的其他描写，我撷取了爱的部分。

因为爱能温暖人心。



米里哀轻轻抚着冉·阿让的手说：“您吃过很多苦吧？”《悲惨世界》连环画四 张定华 绘